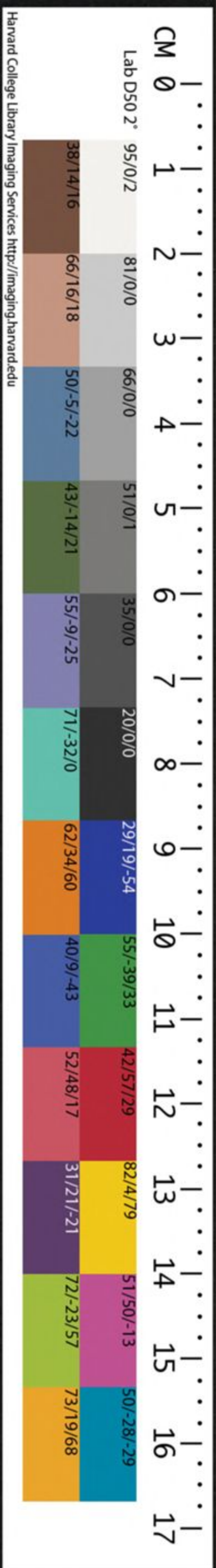


T2571/3202d (30)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一

御撰

賈充

賈充字公闈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聞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掎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后僉又欽於樂嘉帝床為還許昌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一

御撰

賈充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  
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  
問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  
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  
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  
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後景  
帝討母丘儉又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

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  
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  
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  
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  
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  
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  
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  
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  
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

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  
果叛復後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  
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  
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  
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  
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  
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距戰於南關軍  
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  
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

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  
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  
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  
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  
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  
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  
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  
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  
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

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  
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  
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  
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問也  
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  
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  
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  
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大夫人充所定新律  
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

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  
咸欲辯章舊制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  
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敬德  
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將大朗聖意諮  
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顛中書監  
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  
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  
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  
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晚鑒其用心

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  
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肅何以定律受封  
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  
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  
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典故於是賜充  
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疋固讓不許後  
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  
改常侍為侍中賜絹七百疋以母憂去職  
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

軍將軍楊暉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  
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容  
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後表欲  
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後容任職褒貶在已  
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  
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  
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  
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  
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

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  
後益盛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  
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  
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  
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  
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  
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  
委成大匡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  
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

量弘高遠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  
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  
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  
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  
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  
一駟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  
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  
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  
于夕陽亭荀勗私匡充以憂告勗曰公國

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  
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  
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  
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  
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  
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  
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  
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  
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



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  
居驃騎之右充固讓不聽尋遷司空侍中  
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其寢疾充及齊王攸  
荀勗參醫藥及疾命賜絹各五百疋初帝  
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  
曰卿二女壻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  
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  
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  
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

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  
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  
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主攸不得行其子  
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  
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  
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  
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  
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  
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

摠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後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為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

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

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  
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  
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  
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  
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  
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  
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  
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  
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

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  
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  
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塋禮依霍光  
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坐田一頃與石苞等  
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  
爲魯殤公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黎  
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  
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

晉及傳十  
殺之黎民戀念叢病而死後又生男過碁  
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  
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  
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即中  
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  
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  
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  
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  
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魚且公充崇德立

動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  
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  
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  
公且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  
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  
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  
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魚且  
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  
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

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  
謚曰萊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  
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十萬惠  
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  
郭爲宣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  
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  
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奎裕一名  
濟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  
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  
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  
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  
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  
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  
也而奎爲齊王攸如欲令充遣郭而還其  
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  
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皆  
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  
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

而不往來。至濟，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至濟，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眾以至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至，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

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

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  
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  
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  
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  
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  
或者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  
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  
京兆杜斌摯虞瑯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  
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

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  
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元母柳見古今重節  
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  
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  
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  
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  
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  
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  
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直南陽堵陽人

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  
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瑤中窺  
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  
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設於  
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  
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  
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  
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  
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

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  
昉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納中山劉  
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  
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  
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秘書監掌國史先  
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  
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  
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  
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



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稽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駿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

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

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  
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  
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璽謚  
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  
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  
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駭馬覺聞失  
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  
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  
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

勗既感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  
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  
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閭閻皆此類也若不  
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  
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  
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天子斃於  
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  
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  
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焦

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  
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  
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勲議立  
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鬪衆陽  
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未興  
中立充從魯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  
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謚曰賈裴王亂紀  
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  
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  
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  
司充從子彛遵並有賧垂裁俱爲黃門郎  
遵弟模最有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  
知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  
焉充年衰疾劇恒愛已謚傳模曰是非久  
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二  
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

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  
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  
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  
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  
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  
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  
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啓奏  
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  
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  
歛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  
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為模設已於是委  
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  
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  
負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後舅也與賈充  
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

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  
豫叅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  
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  
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  
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  
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后妃所以供染盛弘內教也后父始

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詵郭  
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  
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  
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  
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二楊之稱及帝  
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  
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  
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  
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

書以汝南士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  
寵後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  
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  
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  
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  
曰昔伊望作佐勲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  
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  
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  
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為

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  
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叅軍六人步  
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  
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  
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  
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  
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  
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  
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

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  
黃鉞錄朝政百官揔已慮左右間已乃以  
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  
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晉后情性  
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  
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珣濟皆有  
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聞  
於古義動違舊典與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  
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翰

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  
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  
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  
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  
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  
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  
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  
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  
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

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  
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前欽駿之姑子少  
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珽濟為  
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  
不可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  
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  
孟觀李肇素不為駿所禮陰搆駿將圖社  
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懼駿不得逞其所欲  
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

帝之為太子即為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  
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  
觀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  
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  
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  
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變因遂  
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  
嚴遣使奉詔嚴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  
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



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大傳主惡得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昭陽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出公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

何燒之侍中傳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閭纂殞歛之初駿徵

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  
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  
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  
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  
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  
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珽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  
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

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  
初聘后珽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  
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歲之宗廟  
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  
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  
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  
由此珽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  
五千匹珽初以退讓稱晚乃合芻黨搆出  
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侯成粲謀

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  
有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  
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  
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繇事  
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  
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  
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  
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  
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  
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  
共切諫駮斥出王佑為河南太守建立皇  
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  
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  
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  
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

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踈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踈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設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文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巧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

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  
當塗關翦公間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  
亦盡其方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  
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  
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  
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間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  
榮命乞巧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

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  
禍殃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

音義

逵渠追度支支待洛汲急母丘無壘壘力軌蹕

音釐釐力之輝同輝輝經緝緝云貴要一遥禰禰乃

反緹幢上宅江反錞暗疫役輾輾表還犒犒到

反緜音盧結反輶輶輶温武賁賁音佾音莖音莖音

攘而羊慢慢莫半愷愷五各狸狸之輻音輻音斌音斌音



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脩常人之節  
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  
之短性好騎射著常衣入山澤以漁獵為  
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  
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  
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  
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  
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  
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

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  
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  
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  
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  
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  
策升第除灑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  
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  
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  
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

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  
不足以舒滿數鉢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  
閑雅設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鉢謝  
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  
務未嘗見是非至於興廢大事眾人莫能  
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  
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  
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

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  
三年以簡直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  
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  
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  
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  
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  
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  
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上言  
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



宣成嘉禮贊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  
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  
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眾議異同遂寢如  
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  
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王祿賜散之  
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  
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  
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  
其違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

兖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  
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  
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  
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  
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  
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  
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  
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  
人允叙出贊衆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涑德

聲茂者可謂朝之後又者也而屢執冲讓  
辭言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  
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  
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  
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為  
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  
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  
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  
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

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  
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  
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  
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優厚謚曰康子  
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  
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  
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  
損乎於是終服不復與詔曰舒唯一子薄  
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但

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  
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  
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  
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憲

李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  
臚憲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  
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憲  
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憲母

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  
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  
秦朗過并州州將卑軌敬馬令乘車至閭  
憲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  
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見謂  
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  
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  
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  
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

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寮震肅  
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  
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伯爲寧北  
將軍鎮鄴以喜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  
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  
甚有聲績羌虜犯塞喜因其隙會不及啓  
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  
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  
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

及魏帝告禪于晉喜以本官行司徒事副  
太尉鄭冲奉策恭始初封祁侯喜上言故  
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  
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  
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  
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繆惑  
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  
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今熹元志在公當官而行  
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  
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  
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為二代司  
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  
熹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  
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  
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  
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

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  
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  
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  
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  
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  
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為僕  
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  
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  
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

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憲上疏  
諫爭辭甚懇切憲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  
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  
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  
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中騎校尉  
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

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  
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  
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  
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  
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  
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  
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  
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荅竟如其言寔之  
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

着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  
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  
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  
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  
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  
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  
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

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  
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  
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  
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  
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與賢人相  
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  
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  
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

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  
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  
在朝之人不務相讓又矣天下化之自魏  
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  
受叙雖自辭不能終其肯讓有勝已者夫  
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  
則下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  
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  
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  
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  
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  
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  
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  
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  
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  
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  
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  
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



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哉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無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

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今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

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言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廔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于先王欲

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

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

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

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  
記之者欲以末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  
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  
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  
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  
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  
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

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  
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  
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  
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  
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  
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  
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

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  
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  
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  
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  
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  
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  
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  
退身脩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  
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

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  
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  
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  
用其心無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  
之化行魏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至此  
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  
下皆讓樂厭黑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讓能而讓其下  
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下有禮讓慮遠黜

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  
萬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  
以人廢言皆而行之各以讓賢皆能為先  
務則羣才猥出能否然則蓋世之功莫大  
於此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  
為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  
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  
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  
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

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  
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  
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  
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且夕切磋  
使知過而自改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  
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  
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  
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  
康初進爵為侯永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

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

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瀝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飾島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苙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

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  
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于當時垂裕  
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  
政道者亦賴之于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  
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  
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進舊賜几  
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  
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  
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

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  
不尚華麗常詎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  
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  
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  
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若無地宅所得  
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隆而己以正  
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  
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  
職務卷不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



衛軫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  
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  
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  
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于世

劉智字子房自素有兄風少貧屢每負薪  
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  
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轄嘗謂人  
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  
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秘

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  
書大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  
卒謚曰成

###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  
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  
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  
時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  
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

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  
於其際守道全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  
復以光為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  
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  
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與  
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  
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  
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為上官巳等所用歷  
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

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  
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  
傅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  
及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  
祗並見推崇尋為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  
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  
韶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韶受貨  
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  
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

光誼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  
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  
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  
密與太傅參軍姜願京兆杜概等謀誅越  
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  
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裝慮精華結  
綬登槐覽止戎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  
色詩云貪人敗類豆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憙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  
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  
玉繩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音義

寔乃定

確

對澗

反

淺

浚

汰

反

襍

房

贊

音無武贈賻上音芳鳳反旦當割燧音總歲

至音同窓阜反昨早鞮反當奚泫氏漢書上黨泫

又乎咳反古來占反之瞻繆惑謬願怡斥尺音玷

音肖笑竿音稽啓各繇二高遙樂壓上音焉

反躋反即奚啖反徒敢磋反七何級音筋力音飪

如甚確反苦角窶窶群羽慙反去例絳音裊裊

音囊反如當祭仲反側界賈求賈反責概反古礙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御撰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起魏司空

渾沉雅有器量龍叅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

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叅文帝安

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

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

遷徐州刺史時年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

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

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附降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圍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

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溥  
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  
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  
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溥  
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  
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醜酒高會自以先  
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  
後意其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  
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

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  
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  
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  
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  
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  
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  
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  
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  
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

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  
臣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  
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宗其禮  
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  
帝室末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  
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者不  
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  
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  
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

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脩繫  
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  
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  
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  
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  
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  
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  
帝弟由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  
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

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  
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  
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  
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  
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  
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  
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  
猜物雖親見疑至於跡遠者亦何能自保  
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家

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  
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  
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  
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  
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  
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  
慕魚貝女存國之士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  
陛下事每盡善異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  
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



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宮如睢陵比及誅楊  
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  
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  
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卑服論者美  
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  
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  
濟參乘以增威重夫王今舉非常事宜得  
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  
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

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八千餘人閉門距瑋  
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無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品郡國計吏方俗之  
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  
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  
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  
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  
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  
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

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

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

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書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

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  
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  
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  
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  
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婚之故咸謂才能  
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  
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  
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  
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

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  
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  
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  
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  
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  
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  
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  
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  
被斥外於是乃移第比芒山下性豪侈麗

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  
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  
有牛名八百里駁常坐其蹄角濟請以錢  
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  
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  
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  
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  
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  
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臍甚美帝

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  
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  
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  
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  
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  
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  
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誑常  
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  
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

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塋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直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

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韋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麻清顯

###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踈通其遲恢廊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

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

矣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

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  
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  
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  
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  
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  
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  
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  
栝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栝以  
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

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  
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  
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  
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  
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  
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  
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  
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  
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馬賈充荀勗

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  
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  
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  
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  
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  
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其丹  
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  
鐵鑲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  
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

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  
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  
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鑲然炬燒之須臾  
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  
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  
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剋荊門夷道二城獲  
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  
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



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葭蜀兵  
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只武昌無相支抗於  
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  
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  
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  
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  
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  
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  
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

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銜蓋露  
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  
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  
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石頭皓乃  
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  
羊大夫衰服士輿襯率其偽太子瑾瑾弟  
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  
縛受璧焚襯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  
庫軍無私馬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

濟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  
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濟得下建平  
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  
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濟至西陵預  
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  
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  
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  
一事也濟大悅表呈預書及濟將至秣陵  
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濟舉帆直指報

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  
悌等蝟兵不敢進而濟乘勝納降渾耻而  
且忿乃表濟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  
司遂按濟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濟曰伐國  
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  
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  
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  
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  
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濟上

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  
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  
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  
充惣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  
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  
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竊取勢無  
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  
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  
遣書與臣可整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

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鼓垂勢造賊城  
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  
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  
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  
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  
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  
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  
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  
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

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  
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  
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  
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  
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  
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  
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  
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  
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  
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  
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  
死且不報而以頑踈舉錯失宜陛下弘恩  
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  
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  
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  
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  
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烧皓偽宮輒  
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

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  
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  
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  
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  
故無極破楚宰誥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  
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  
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  
言易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  
望全其首領者實藉陛下聖哲欽明使浸

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  
其間懸閣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  
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  
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  
餘人乘勝席卷皓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  
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  
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  
取自為小誤臣至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  
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

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  
愚蠢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  
顧身量方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  
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外責此是人臣  
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  
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  
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  
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

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  
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  
豪族以累郊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  
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  
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  
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  
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  
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公渾之支黨姻族  
內外皆根據磐石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

中專共交搆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魯參  
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  
今臣之信行未若魯參之著而讒搆沸騰  
非徒二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  
獸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偽  
吳君臣今皆生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  
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三月武昌失守水軍行  
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  
當為陛下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

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  
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  
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  
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  
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更往觀書籍浚  
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  
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  
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  
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付之言語反覆無復

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  
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  
舟船渾又先臣二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  
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實倚渾應  
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  
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煖臣軍先至為土地  
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  
不犯諸有市場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  
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

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別耳豈獨浚之將士比自夷齊而臣諸軍悉  
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  
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  
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  
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  
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  
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  
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



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  
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  
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兵人言臣  
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  
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  
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  
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  
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  
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

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  
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都有司奏  
濟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月又赦後  
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  
曰濟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  
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  
未爲經通濟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  
也濟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有司  
又奏濟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

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  
步兵校尉崔寔唯伍置此營自濬始也有  
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  
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  
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  
馬封為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彞楊鄉亭  
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  
二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  
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

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  
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  
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  
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  
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  
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  
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  
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未

不能遣諸囚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  
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  
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  
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  
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  
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  
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  
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

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  
葬栢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  
別開一門松栢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  
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穎川公  
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  
舒安西將軍栢温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  
宗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  
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  
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

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  
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文長驚席卷萬里僭  
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  
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  
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  
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  
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  
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  
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敷

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  
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  
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  
憫追錄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  
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平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山太守彬  
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  
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躬

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

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搖動使彬

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  
負才順後者謂為見事直言謂之觸迂雖  
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失指輒見罵辱  
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  
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  
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顧無以為慮  
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  
補鄴令彬道德齊豐二月月化成遷弋陽大  
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

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  
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  
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  
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  
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  
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  
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  
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

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  
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  
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  
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  
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忼慨志  
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  
俘授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  
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  
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

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  
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  
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  
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鹿獍  
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  
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  
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  
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  
大吠之警言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

種畏懼遂殺大莫瑰彬欲討之恐列上俟  
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重牛叅軍許祗密  
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  
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  
初受學於東海閭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  
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  
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  
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  
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  
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  
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  
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  
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  
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  
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



律造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  
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  
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  
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  
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  
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  
乃喧賣長敦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  
亦致曰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  
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為  
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  
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  
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音義

渾反戶 昶反丑 瑩反鳥 皖反胡 艘反蘇

反瀨賴音 俞反丑 恭反丑 救醜 醜所宜 說反又 詩云 醜下酒 有

爾反音 山反 滕反 登反 與音 聞音 伯音 駿音 俊音 厭反音 擊反

甄音真 睢音雖 稽音 頽音 蘇音 黨反 佑音 埒音 劣音 駁反北 角

賭音 覩音 貯反張 呂反 蒸音 肫音 徒音 竟反 鄣音 癖音 芳音 辟音 汶音 汶音

恢反音 回反 幡音 旗音 翻音 其音 鵠音 胡反 沃音 暨音 其音 噐音 輯音 集音 徼音

反古 弔音 艦音 舟音 方音 妄音 魯音 烏音 五音 狄音 梯音 芳音 廢音

驤音 襄音 林音 斌音 險音 積音 七音 迹音 反蒼音 厯音 反字音 林音 錐音 職音

反間音 諜音 箴音 筏音 伐音 炬音 其音 呂音 鼓音 棹音 亦音 權音 幅音 褻音

音催 親音 初音 覲音 董音 王音 覲音 犒音 苦音 到音 秣音 未音 沂音 素音 要音 腰音 帆音

凡音 泊音 傍音 各音 跋音 反子音 六音 怖音 普音 故音 慄音 栗音 螳音 螂音 郎音 庇音

必音 至音 尊音 嗜音 下音 徒音 台音 反音 蠢音 龍音 反音 丑音 用音 反音 腦音 奴音

反音 喜音 否音 鄙音 聞音 間音 則音 慝音 他音 得音 繭音 反音 古音 典音 噬音 反音 時音 制音

沸音 府音 謂音 脆音 反音 此音 銳音 攄音 勅音 房音 案音 行音 反音 下音 孟音 跳音 刀音 林音

大音 曰音 躍音 也音 竄音 反音 七音 乱音 篋音 筭音 伺音 券音 勸音 盜音 跖音 反音 之音 石音

瓶音薄聲反經 青音所景反龔音公編音方緬音緬猜音倉才音才 餽音胡

左音胡傳反泯音武盡音景顛音吳豈音金苦音愛搔音蘇曹音隅隅音一 作

愚音疆場音亦莫音莫廐音五罪音拓拓音托泊音其噐音烽峯音峯閭音閭

音浪音本幅音芳逼音反賣音讀辰音衣豈音豈斲音亦

作闕音中又音福黑音讀辰音反斲音亦

龍聲反 經音 所聲 龔音 公 編方 緬 猜 倉 十 劍

左辨派賦 音顯 吳音 豈反 愛 撰 蘇 曹 隅 姆

音疆 場音 莫 苑 五 舉 振 九 泊 其 嵩 烽 鞞 閱

作 應 本 幅 芳 通 反 音 福 黑 讀 辰 反 豈 鞞 音 亦

